

# 文匯講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5年5月23日 总第88-3期(“东方讲坛·文汇报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第3期) 报名、话题网页: <http://www.whb.cn/zhuozhan/jiangtang/>



历史季采编团队:

林秋云、葛君、王婧娅、李云波

整体设计:夏莉佳 视觉音频:李静、赵燕磊

## 中华文明枢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姜义华  
主讲嘉宾

1939年出生,江苏扬州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百年踟蹰——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章炳麟评传》、《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中华文明的根柢》、《史学导论》,主编《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策划编撰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



章清(评论嘉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创新基地“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教育部历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学理探讨、揭示近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构成及其意义、“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专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林牧茵(特约主持)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道·理》主持。

199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和2012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9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等。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 章太炎:近代社会与革命的一面镜子

鲁迅曾经赞誉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的时代中,他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同属于“披荆斩棘”中的杰出代表。

关于章太炎,早期争论的焦点全在于其思想与学术的阶级属性。这样的论争过于简单和武断。将章太炎重新放回近代社会变迁的语境中,重新展示其走出旧书斋而投身革命的曲折历程,才能领悟其力图通过对西学有选择的吸收,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扬弃与更新之真实状况。

章太炎的思想中具有强烈的现代品格和现代意义,他的思想、学术及其革命生涯,实是中国近代社会与革命的一面镜子。

### 现代性中的中华文明——姜义华学术观点集萃

#### 现代性的中国书写:接续西方反抗西方

民族认同、近代国家意识、伦理与竞存、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五个方面。现代性源于西方,和西方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进程相表里。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既借鉴西方,接续西方,又是对西方的反抗和叛逆,最富生命力的中国现代性,并非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复制,而是坚持中国主体性与独立性。

现代性的中国书写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这三个阶段代表着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陆续展开的三个不同层面,既具有依次推进的历时性,又具有难以分割的共时性。

#### 中华文明密码:大一统、家国共同体、以天下为己任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固然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创造性贡献,然而,其自身丰富的内涵对于文明本身发展的作用更不应该遭到忽视。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根本诉求之一,这条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使得中央集权的。家政权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再造而得以延续,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基本保证”。

家国共同体则是大一统国家的主要支柱。传统文明中,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在这一共同体中,社会道德、礼制、经济、政治、文化,都是以家庭和家族的伦理为起始,由家庭、家族而地区,再逐步向外扩展至国家和天下。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经济结构。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精髓。中国人对国家的负责,是一个同心圆的体系,首先是对自己父母、子女和配偶的负责,再是对家族和乡里的负责,进而延伸到天下。

这种将个人、家庭和国家天下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民族精神,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家国共同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一起,构成了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的奥秘之所在。

(林秋云 整理)

## 对传统文化的论争与回归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前行与发展便始终绕不开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而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省思与争论,也间接地帮助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某些特性。

### “国粹派”、“新文化派”与“学衡派”

1905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专门研究国学的刊物《国粹学报》创刊,邓实担任总纂,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黄节、黄侃、马叙伦、罗振玉等担任编辑。该刊声称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用文言文撰写稿件,主要栏目有社论、政篇、史篇、文篇、丛谈、博物篇、学术篇、地理篇、美术篇、丛谈、撰录等。

甲午海战后尤其八国联军的侵华导致了“从朝廷到民间,学习西方成为人们的共识”。除了主张改革,洋学堂遍地开花,上上下下对国外知识、西方技术给予了更多关注,一些留日青年,甚至主张中国要同日本一样,实行彻底的欧化政策。

这种言论激起另一部分人的反对,面对西学的汹汹来势,他们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主张只有传统的文化与学术才能救国。虽然“国粹派”并非西学的反对者,但却日趋保守,“本以存亡继绝为宗”,最后却是“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章太炎语),辛亥革命后,《国粹学报》便停刊了。

与“国粹派”旨趣相反的是“新文化派”。“新文化派”又称之为“新青年派”,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是其主要代表,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用西方的“新文化”来取代中国“旧文化”,甚至还有人打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陈序经)。

新文化运动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其主要倾向是“以理性为承诺的破坏与批判”,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无法调和,“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汪淑潜),传统文化被视为“国故”,而“国故”则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毛子

水语),很少有人会看到传统的价值与智慧,如同鲁迅笔下所描写的那样,关乎传统的,诸如礼教,那是会“吃人”的。

“学衡派”的出现是在1922年,在《新青年》行将停刊之际,《学衡》在南京创刊,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柳诒徵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学人聚集于东南大学,开始了对曾经云集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同仁进行反思与批评。学衡派认为,传统文化不仅是已死的国故,而是“蕴涵着意义价值与民族命脉的国粹”,他们主张新旧的调和与融合,一方面向国内引介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将孔子视为人文思想的鼻祖,另一方面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其中,儒家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主轴。

虽然《学衡》一出版就遭到当时各方的攻击,但它却启发了现代新儒家以“现代”来阐释“传统”,“以西方来观照和挖掘传统的内在智慧和价值的资源”,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截断的传统延伸到了现代。

### 当代“新儒家”与大陆“国学热”

当代新儒家常常指自民国初年开始,直至中国内战之后活动于台湾、香港等地的儒家学派,他们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这一流派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勱、冯友兰为代表;第二代是1950年至1979年,代表人物是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1980年至今为第三代,主要人物是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程颢等。

新儒家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直接相关,西方的启蒙话语粉碎了传统的儒学话语,西方的现代理念则是彻底支离了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儒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凸显。新儒家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学衡派的影响,他们不只是强调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更是开启了“儒学现代发展的转化性话语”——从熊十力到余英时,现代新儒家们一直致力于“在重建儒学的现代形态中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围绕着“儒学与现代性”,第一代新儒家提出“从儒学的‘价值阐扬’上复兴儒学,通过‘中西文化价值对比’以彰显儒学的特质”。而在第二代新儒家中,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越益突出,这要求他们“从儒学的‘价值传承’上复兴儒学,以‘中西文化价值对接’的方式去彰显儒学的生命力”。第三代新儒家面对的全球化的大背景,这使得他们更加侧重从儒学的“价值交流”中去推动儒学复兴,以“中西文化价值对话”的方式去阐扬儒学的现代角色。

与海外“新儒家”的探索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科学”一样,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判,直到文革期间,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而被“彻底打到”。

“文革”结束后,各项学术研究渐次恢复,传统文化开始被视为“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开始获得独立、自由研究的空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陆地区更是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表现在政府、教育、社会、学术研究层面。

海外大大小小“孔子学院”的诞生,各种祭孔仪式纷纷出现。各中小学中也设立了国学课程,同时还推出了相应的国学经典读本,与之相对应的高等院校,近来则是陆续建立了二十多所国学学院与国学研究机构,不仅如此,社会上的国学培训机构也纷纷涌现,民间自发建立的国学网站更是屡见不鲜。学者们开始重新检讨民国时期那场关于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新与旧的论争,开始思考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为何,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这种传统的文化又究竟有怎样的“实在意义”。

(林秋云 整理)